



天涯诗海

初夏，漫步在田野

袁家莉

初夏轻轻释放
以千倍的翠，展现田野
一些忙碌的小生命悠然自得
一些喧嚣的声音
被微风的吟唱，悄然带过

亦晴亦雨的初夏，漫步在田野

心也缓缓释放
脱下厚重的伪装
以及深藏不露的往昔
为一束不知名的野花，倾心

田野间的水清澈碧绿
田埂上岁月的痕迹
在愈合的记忆里，吹出悠悠风声

仿佛无声的呼唤
延续了谁的梦境

远处
只有蝴蝶翩翩
只有悠闲飘过的云
在编织一片阴凉
我能否在你清凉自得的翠绿里，徜徉

熟悉的风

(外一首)

汪兴来

我看见风
走路的样子
像一个熟悉的人
喜欢悄悄推开夜色的窗
从窗外月光的世界走进来
脚步迈得很轻盈
让人感觉到夏的凉意

风的眼里总藏有一道光
像一颗来自遥远的星星
在向你不停地眨一眨眼睛
鼻孔里有时还闪着泪花
夹杂着喜悦和悲伤

风也是多变的
变得更加警觉
因为风的耳朵
总能听见
她的孩子
呼喊妈妈的声音

母亲与书

房梁下的木箱藏着母亲的梦
存一本书，造一片海
孩子是船，母亲掌舵
撑起一个家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母亲爱书就像爱自己的孩子
她把四季的收获和一生的血汗
铸造成知识的灯塔和望子成龙的梦

把梦塞进书中，把书藏进木箱里
就像珍藏宝藏一样
做上记号，木箱上锁

等到来年的九月
再次打开、取出
交付给那艘远行的航船

站在梅湖边
交流，他说，这里的景色很美，尤其是树林掩映的八大山人馆，还有梅湖之根的梅村。四百年了，梅湖见证了南昌的变化发展，见证了南昌的历史文化，见证了南昌的风风雨雨。

百家笔会

梅湖美

刘力

提到江南，总给人诗情画意的感觉，小桥流水，山水如画，令人爱恋。而在南昌，最典型的江南景致便是梅湖了。梅湖位于南昌青云谱南端，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直率地表达了对青云谱的一见钟情。

梅湖因南端小村而得名，那村名朱姑桥梅村，迄今已有四百年历史，梅村梅湖，古风古韵，相得益彰。村里还遗留着当时村民出村的驿道，走在幽静的古道上，数百年前百姓推车挑粮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如今的梅村，早变了模样，新农村建设的美景处处凸显。村头的鱼塘边，有座低矮的建筑，那便是梅汝璈故居。梅家的后人把祖先留下的物件展陈于此，尤其是梅大法官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那段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历史，从古旧的民居中传播四方。梅汝璈的四世孙梅庭军介绍：这里已是国防教育基地，不时会有游客和学校组团来凭吊这位英雄领悟这段历史。

梅湖之滨，定山桥畔的青云谱，古称梅仙祠，天宁观，八大山人纪念馆位于其间。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名朱耷，号八大山人，国破家亡后，朱耷由王孙变僧人，隐居于此数十年，留下了许多价值连城的传世之作。

朱耷的作品，以“八大山人”四字连缀署名，以“哭之”、“笑之”字样，寄托了他的哭哭皆非，他对改朝换代的痛苦心情。道观在湖中静静地伫立了四百年。园内，古樟、苦茗、罗汉松青叶苍干，覆护着青砖灰瓦白墙红柱的殿宇，显得格外静谧，置身其中，有一种深深的肃穆感。

为了有效保护文物，当地政府建成了真迹馆。于是，那些价值连城的书画也有了与市民见面的机会。八大山人擅长水墨写意，所画鱼和鸟，寥寥数笔，或拉长身子，或紧缩一团，鱼和鸟的眼珠子都能转动。让人进入无法而法之境，情感与技巧于画中高度融合，诗文则充满了神秘性和讽刺性，让许多人费解，又让许多人豁然。

观之侧，一弯荷池清澈明净，倒映着拢拢修竹，鱼儿嬉戏，花影摇曳，中秋前后，满园花香。朱耷便静静地卧于坡顶，虽然只是衣冠冢，崇拜者却不相信，每每于此，都会寻着那两棵百年古树围圈悼念，看看那口锈迹斑斑的万历古井，吟着先人的“笑亦不成哭不是，忆来残梦写山坡”，静静地沉思。冢立于此四百年，有人触景生情，轻轻诵来“梅湖的雨，下了四百年”……

馆外连廊相串，清溪蜿蜒，溪畔农田阡陌纵横，农舍炊烟袅袅，恰似人间仙境。一代又一代的湖民便伴随着这份幽静，这份淡泊，悠闲地生活着。

三千亩的梅湖便是倚着“八大山人”丰实的，这里融江南、城市、历史、文化、生态五大元素，含水乡、园林、丹青三大特色，一些艺术大师故去后，便在此择屋，展陈作品，如梅福、程允贤、彭友善……于是，梅湖又成了江南历史文化与生态美景相融合的傲骄景区。

如今的梅湖，已串联成一条曲流回环的河湖水系。湖水两岸，数十座土丘栽种着不同主题的植物，泛舟湖上，犹如置身于山水画中。庭

我从来就没有完全听懂过，但我还是喜欢他们说话时抑扬顿挫的音调和丰富的面部表情，听着看着，于懵里懵懂间，觉得非常有生活的意趣。徽州话难懂，在徽州我还是学会了一句当地的方言，说“我不晓得(我不知道)”，徽州人说来，有些类似于英文字母中“ABCD”连读时的发音。

在陌生的地方，我也喜欢听当地人用方言说话，能不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并不重要，在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环境中，他们说话时的语调和表情，让你感觉到音调的丰富和那种似曾相识的亲切。

方言的懂与不懂、懂多与懂少，似乎都不再是问题，只要喜欢，不懂也算是另一种懂得吧。因为懂得，就知道珍惜和守护，珍惜、守护着乡音里的一脉乡愁。只要你喜欢，即使远离家乡，他乡的乡音听来也是亲切的。

乡音是可爱的。一个地方有着乡音浓重的方言，是幸运的。一个人能用纯粹的乡音说着自己的乡情，就



院曲廊亭台，草卵石、千层石、鹅卵石、水冲石，或成假山，或点缀庭院内，或掩映小坡丛林，断续的山丘、曲折的水面与洲岛、桥堤浑然一体，形成了山水环抱，情趣不同的风景线，宛如江南水乡般迷离秀美，移步换景，妙趣天成。

梅湖，亭台楼阁，鸟语花香。青云谱区政府借势建成了八百亩的花博园，再给梅湖添色彩添生气，每逢春夏时节，这里成百上千种花卉争相斗艳，引无数人驻足，让无数人折腰。

踱步花博园，江西各地颇具地方特色的地标让你细细领略，明月山、白鹿书院、八境台、瑶里，还有萍乡的矿和景德镇的瓷……锦绣江西，尽汇于此。

居于南昌，闲暇时光，便会想起梅湖，便会去那踱步驻足。不只是瞻仰朱耷，更想融入美景，愉悦心情。我个人特别钟情于花博园中的“个山村”，此园独具中国古典园林气质，遗留着记录历史的明清建筑，古戏台边倚楼听曲，别具风情，移步异景，江南水山川美景便在眼前，尤其是园中千余园艺盆景，更是堪称奇作，让你目不暇接，浮想联翩。

不知道何时起，湖岸的书画馆多了起来，书画师们有了现场创作，现

显得可爱了。那样娓娓道来的声调，黏稠得像是将你融化一样。在乡村里，轻易改变乡音的人是不理智的，他们会被乡亲们认为是异己者，显得与乡村的氛围有些格格不入。同村的一位年轻人，上了几年学回来，人洋气了，说话的口音也变了，乡亲们见了，大多不太愿意和他说话。也许是乡亲们还不太熟悉他那种陌生的腔调吧。可能正是乡亲们对乡音的喜爱和固执的坚守，才保护了一脉乡音的韵味吧。

家乡的小城是一个因矿而兴的移民城市，本地的方言被边缘化了。我只有回到出生的村庄，看到乡亲们，才能畅快地与人用乡音述说乡情，那是相聚、认可、相惜的情分。以前的一位同事，一直在乡镇工作，也一直讲方言，他那浓重的乡音让乡亲们听着亲切，让人信赖。每次遇见他，我都会和他说上一会儿话，像是温习乡音，愿意一语为快。

乡音是回乡的通行证，是化解乡

作现售的机会，圣坛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文化设施悄然出现，文化氛围愈发浓郁。最值得一提的是，梅湖的景点全部免费开放，敞怀迎接游客。

周末，披濛濛细雨，夹冬日寒风，又临梅湖，来到了开放不久的孺子书房梅湖分馆。管理员熊亮也年过半百了，他原做报社编辑，与我同过事，如今已是享誉江西的散文诗作家。便是这样，他默默地管理着三座书房，偷闲便守着随身携带的旧电脑敲字。许是这里独特的文化氛围，这位出版了十余册个人作品集的中年散文诗人，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站在梅湖边交流，他说，这里的景色很美，尤其是树林掩映的八大山人馆，还有梅湖之根的梅村。四百年了，梅湖见证了南昌的变化发展，见证了南昌的历史文化，见证了南昌的风风雨雨。

“梅湖的雨，下了四百年……”熊亮轻轻地说，我的心里忽地便产生了共鸣。南昌之北的海昏侯，彰显的是皇族的骄奢，南昌之南的梅湖，则展示了民风的淳朴，历史的深沉，文化的厚重，还有一种江南的风雅，一种朴素却又回味无穷的美。

“春天看漫坡干花海，秋天闻满园桂花香。”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梅湖的好风景能拨动你的心弦？

乡音是融入血液、植于内心深处的一种习性，它已深入灵魂的深处。川端康成在小说《母亲的祈祷》中写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八十六岁的贺知章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家乡萧山，在慨叹时光易逝，世事沧桑的同时，唯有仍然朴素无华的乡音能够抒发此时的乡情，才不会有在家乡被人误以为是他乡客的尴尬吧。

乡音是融入血液、植于内心深处的一种习性，它已深入灵魂的深处。川端康成在小说《母亲的祈祷》中写了这样一件事：美国费城南部住着许多老瑞典人，他们移居此地已经生活五六十年春秋了，这期间他们很少说瑞典语，甚至别人都不会认为他们还记得瑞典的母语，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弥留之际，照例是用瑞典的母语作最后的祈祷，好像重回回到记忆深处的家乡。

记得乡音，才是个有家的孩子，在灵魂的深处，才有内心的安稳。一切美好的日子，都应是乡音未改的日光。



应是乡音未改

章铜胜

俗语说：“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因为地域的广阔和区域的相对封闭，形成了方言和习俗复杂的情况。在南方，这种情况更甚，有“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说法。

譬如在皖南徽州，方言复杂的程度让你难以想象。单在歙县，不同的乡镇之间，其乡音也是不尽相同的。我曾在徽州生活了几年，常到菜市场听本地人讲话，虽然他们谈话的内容

生活记事

存在于此刻

张君燕

换了别人，早该摇摆不定了，小顾却似乎气定神闲，她笑着说：“既然做出了选择，我就先好好干下去吧。”于是，那些年，小顾像一只小鸟，在最矮的树杈间的一个简陋的窝里安顿下来。然而，同学们每次看到的她都是一副笑盈盈的样子，干劲十足。

如今，小顾所在的那家公司早已成长为行业翘楚。而小顾作为资深元老级的员工，境遇今非昔比。很多人说，小顾是运气好。这个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更为关键的是小顾对选择的义无反顾。有些人也是在毫无知觉的状态下做出的选择，只是他们没能坚持下来。

选择你喜欢的，喜欢你选择的。存在于此刻，就全心全意地投入于此刻。

时间不会撒谎，付出不会撒谎。用心享受此刻，一定会感受到与众不同的美好。

美食随笔

母亲的咸菜

王举芳

路过一家酱菜店，一股咸咸的咸菜香沁入口鼻，不由得想起母亲的咸菜。

母亲做的咸菜，别有味道。秋风凉，地里的花生熟了，母亲推着小推车，一个人去地里拔花生，因为父亲要上班，我们要上学。拔花生的季节，回到家里，常常只闻到夹杂着泥土香的花生味。

母亲忙着把花生绑起来，运到屋顶去晾晒，顾不得做菜给我们吃，但她有办法让我们“大饱口福”。她剥一些鲜花生，再剥一些大蒜，先把花生放进蒜白里捣碎，再把大蒜放进去继续捣，放些盐，一会儿，香香的花生蒜泥就“出锅”了。把花生蒜泥抹在煎饼上，味道十分诱人，不出一会儿工夫，我们就吃得胃饱肚圆。

红薯刨完，地里的农活基本就完了。这时，村庄里会来一些卖辣菜的人。辣菜是一种球形的根茎，老百姓喜欢用它来腌咸菜。

母亲是腌咸菜的好手，她把花椒、八角、酱油等精心熬成一锅底料，等汤凉下来的这段时间，母亲把腌咸菜用的缸刷洗干净，然后把那些辣菜疙瘩削掉根须，清洗得干干净净。

汤凉了，母亲把汤连带渣数倒进缸里，视缸大小兑入适量清水，加入辣菜疙瘩，放上粗盐，盖上盖子，就不再管它，让它腌着。辣菜疙瘩需要腌好几天才能入味，而我们总是迫不及待。母亲看我们馋得紧，等辣菜疙瘩稍稍入色，就捞出一个来，切成丝，拌上辣椒或者大葱，那种咸香，足以让我们胃口大开。

霜降过后，要拔萝卜了。萝卜运回家，母亲又开始忙碌了。

母亲把那些黄豆挑洗干净，放进锅里煮，煮好的黄豆放进盆里，就放在日头底下晒着，晒至半干，盖上盖，放在那里让它发酵。不出几天，

古董

(外一章)

孙光利

它在那里空
自占着一个位置。
哦，何止一个
位置呢？它还牢
牢占据着他的心。
它在他的心中
闪着金子般的
光芒。

不能用来喝水，
不能用来盛放任何东西。

它始终占据在那里，把他的心，鱼儿一般高高地钓着。

它静，他不静。最终它就成了他诸般心病之一种。

没有实用价值的它，钱多钱少都不会等值。

无论它有什么样的结局，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遗憾。

索性把它打碎，成为绝响。

或许那样，心，才能放下，趋于安稳。

旧椅子

因为岁月的侵蚀，它已不再，也不能供人坐了。它独自在阴暗的偏房里。

身体上落满了时光的灰尘，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

这时，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破烂劈了、扔了、烧了。

你急需做的就是敞开窗子，让空气流通，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仅此而已。

会有人找上你的。然后，再给你一个令人吃惊的好价钱。

这么破的东西，这么好的价钱，它能做什么呢？

它自然不再是热敷贴那冷屁股。它，会被供在一个古色古香的地方，让那些不再为吃穿住行而发愁的人，去鉴赏和品味。

你是不是疑惑了？

可现实是，有价值的可能并不一定实用，实用的可能没有多少价值。

客厅里，那些崭新又气派的家伙，以极度羡慕的眼光看着那被小心翼翼地运走的不堪之物，内心也盼望着自己快快破旧、衰老、不堪……

上面就长出一层白醭，然后再晒干，加盐、加水，放那酱着，豆豉咸菜就做好了。

母亲把萝卜清洗干净，切成片，放进一个大的瓷碗，挖一些豆豉咸菜倒进去，用不了半日，就可以吃了。萝卜片又硬又脆，豆豉咸菜咸香，一硬一软，相得益彰。

风儿缓缓吹过来，浓郁的咸菜香隔着漫漫岁月，依旧沁人心脾。我屏住呼吸，贪婪嗅着，远处，阳光下的母亲，正在忙着腌咸菜。

我又闻到了母亲腌制的咸菜香，咸咸的，香香的，满是爱和温暖的味道。